

懷人兩則

一、〈老詩人重返金門翟山坑道〉

——沒臉的微笑，在空中飄浮

淚，是紫黑的（商禽）

坐在三百米的坑道底
這磨亮的石桌如海面
石桌說：五十年了，你又回來看我
你老了，我猶圓亮
我仍藏在地底和你留下的青春一起
像一艘匿於坑道最內的戰艇
鏽了，也要挺在這兒

當年在炮火不熄中，鑿穿花崗岩壁
百日下來，兵士們早成了雪花老人
密閉空間 煙硝飛揚
窒息似那個年代
你如山底洞人日夜鑿壁
火藥與匍伏的二十歲共處
穴居在煙薰驚火中
你蝙蝠般倒掛地活著
在雨季中發霉，生活鏽蝕如鐵管
當年我被你雕成，磨圓
你低頭，最想鑿開的卻是自己
用一柄刀，向內擊出深痕
在煙屑中舉高手臂
在鑿爆的火星中尋找突起的青筋

而炮火沒日沒夜落下
你曾抬頭想射擊自己
衝上黑夜 撞倒三顆星
用自己的頻率，圍站成一架

可自由升空的鬼魂

坐在坑道底三百米深處
過去你的青春猶吊在彗星尾
只有你的詩在高處，渲染成月暈
亮著，如坑口的微光

二、〈 蔣渭水在水牢 〉

你緩緩坐進我這裡
扳指一算，這已是你第十一次入監
你低頭，水線照樣浮在唇與
鼻孔間，你蹲不下
仰頭，天靈蓋頂住我身上鐵框
也站不直

這處罰，鎖住你眉心
我提醒你，不能睡，
用鰓呼吸 化作一尾魚吧！
游個十圈
冷水中 你搖晃我
大聲篤定說：台灣就是水牢！
游不出日本人的掌心

你低頭，水深及唇
窗外，大稻埕都這樣蹲著
蹲了幾十年了
蹲在唇與鼻之水線間
像站不直的台灣民報
臺灣只剩 一吋可以呼吸

我是圈住你的水鏡
聽到你喊陳甜
又聽到焦慮的民眾黨名字
是對一吋空間的呼吸 咕嚕或演講呢

鐵框掀開 你走出
回眼看我
我水底藏著一顆發黑的太陽
在晃盪